

〔唐〕柳宗元著 王國安箋釋

柳宗元詩箋釋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唐〕柳宗元 著

王國安 箋釋

柳宗元詩箋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柳宗元詩箋釋

〔唐〕柳宗元 著

王國安 箋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江偉業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5.25 插頁 5 字數 364,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501—3,500

ISBN 7-5325-1465-X

I·740 精裝定價：25.50 元

前言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世稱柳河東；晚年貶任柳州，因又稱柳柳州。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傑出，詩亦獨造。但當時其詩遠不如其文之受人重視，所謂「柳州文掩其詩」^{〔一〕}。直至宋代蘇軾譽其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二〕}，又將他與陶淵明並論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是也」^{〔三〕}，這才引起人們的矚目。其實，蘇評亦不足以概其全貌。宗元詩傳世一百三十八題，一百六十四首^{〔四〕}。數量雖有限，却在元和時期，於韓、孟之雄奇險怪，元、白之平易流暢之外，別樹一幟，卓然自立。明人胡應麟說：「元和而後，詩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橫絕一時。若昌黎之鴻偉，柳州之精工，夢得之雄奇，樂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五〕}嚴羽《滄浪詩話》更以之代表詩歌之一體，即「柳子厚體」或「韋、柳體」。由此可見柳宗元在古代詩歌史上的突出地位。

宗元存詩雖不多，却兼備衆體。敘事、詠史、寓言、山水和抒情之作均各具特色。凡此大都作於貶謫之後，確知爲貶謫之前作的僅有省試觀慶雲圖詩、韋道安、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三首而已。五古敘事體詩韋道安作於貞元十六年。其鼓蕩氣勢、驅駕文字之技能雖已不弱，然亦難稱佳構。而另外兩首更皆平平而已。

「永貞革新」爲宗元一生之分水嶺，也是他創作的飛躍點。此前，他在仕途上可謂一帆風順，中進士，第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書院正字，遷藍田尉，任監察御史裏行；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擢升禮部員外郎時僅三十三歲。他懷着勵才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答貢士阮公瑾論仕進書）的抱負，積極投身於政治改革，爲王伾、王叔文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時有「二王、劉（禹錫）、柳」之稱。此一時期，因致力於「輔物及時」，詩作少而尚未形成獨特體調，固其宜也。「永貞革新」失敗，宗元遠貶永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壓力。誠如新唐書柳宗元傳所云「既竄逐，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埋厄感郁，一寓諸文」。物不平則鳴之，柳詩正是在這特定環境下才風格丕變、煥射異彩的。

柳宗元處身「罪謫交織，羣疑當道」的險惡環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上襄陽李愬仆射獻唐雅詩）。貶謫後所作諸寓言詩，如跛烏詞、籠鷹詞、行路難三首等，不僅概括了一定的哲理，更是作者自我遭際的寫照，是當時政治鬥爭的曲折反映，因而富於強烈的現實性，爲寓言體文學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柳宗元「不爲世屈」的精神也強烈地表現在悼念革新派友人諸作中。元和元年所作的哭連州凌員外司馬詩，一字一血，聲淚俱下。詩中歷述凌準之學術、文章、政績，更以飽筆濃墨，表彰其英風亮節。德宗去世時，邇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是時，中外危疑，凌準挺身而出，「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一舉揭破宦官企圖廢黜太子李誦的陰謀。然而，英才如斯，最終却身貶母死，二弟繼亡，自身

又雙目失明，含冤而貶死南荒。與宗元故連州司馬凌君權眉志說準「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愆逢九天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爲志」對讀，更可見此詩「悲痛意以感慨調發之」的藝術個性。

柳宗元確有部分作品擬學陶淵明，大都作於貶永州之後。曾季狸艇齋詩話云：「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遠，穠纖合度，置於淵明集中，不復可辨。」曾吉甫筆墨間錄亦云：「飲酒詩絕似淵明。」而如田家三首中「鷄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庭際秋蟲鳴，疏麻方寂歷」；「風高榆柳疏，霜重梨棗熟」諸句，善寫田園風物，亦「絕有淵明風味」。蘇軾晚年貶惠州、儋州，推陶詩之平淡自然爲藝術極詣，以陶、柳二集爲南遷「二友」，並特爲指出柳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之特點，頗有見地。此類作品同宗元遭貶既久之後，藉以排遣苦悶有關，還時見「慕隱」之意。如首春逢耕者、遊石角至小嶺過長烏村等等。然而，「斯道難爲偕」，宗元內心深處始終希冀被起復召用、再展宏圖。其冉溪詩即是此種心理的最好表白。因此，宗元學陶諸作實蓄憂憤於閑適恬淡之中。柳宗元在對賀者中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庸豈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正可爲此類詩註解。

宗元在永州多作山水記遊之詩，向來與韋應物並稱「韋、柳」，又以之爲劉宋山水詩人謝靈運的異代同調。賀貽孫詩筏稱宗元山水詩之「類鈞、澗諸記，雖邊幅不廣，而意境已足，如武陵源，自有日月」，更指出其山水詩勁氣內斂，而意境完足的獨特風格。如五絕江雪，寥寥僅四句二十字，繪出一幅寒江獨釣圖，而孤傲清高之意態自在言外，以至有人稱「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外，絕少佳者」。宗元山水詩有二類，部份作品模山範水，猶如明鏡映物，刻畫山容水貌，摹難狀之景如在目前；

更多的作品則情景相生，往往在描繪山水之同時，由外在世界而轉入內心探索，或披露鬱結之悲憤，或抒洩思鄉之愁苦。南澗中題便是一首代表作。作者獨遊南澗，身處蕭瑟荒涼、幽獨孤寂之中，悲懷觸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蘇軾語），不能自己，「意致似恬雅而中實孤憤沈鬱」，最能體現出柳詩的獨特風格。它如構法華寺西亭、法華寺石門精舍二十韻、與崔策登西山諸作無不如此。宗元在始得西山宴遊記中曾說：「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與李翰林建書又云：「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疖。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出，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常，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此文頗有助於我們對柳宗元山水詩的理解。

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酬贈之作，大都採用五言長律。如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等。明徐師曾指出「和韻詩」有二法，其一是「因韻而增爲之」，其二是「捨其餘韻，凡爲所取者置不取」，即以上二詩分別爲例（八）。宗元工於駢儷，二詩鋪陳排比，曲折盡致，其中感事言懷，也不乏真情實感的流露，但語言艱澀，用典繁多，過份追求字難句險，終覺滯重板澀。倒是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二作，篇幅較短，反較流暢自然。而五古體如初

秋夜坐贈吳武陵、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二詩尤堪諷誦；前者以琴音爲喻，寫知音難求，既是慰友，亦是自慰；後者更形激憤，「理世固輕士，棄捐湘之涓。陽光竟四溟，敲石安可施？」不僅爲不遇的友人鳴不平，更是對現實的尖銳抨擊。其風格與長篇排律很有不同。

宗元在永州還寫過一些詠史詩。大抵爲元和四年前後讀書有感而作，如詠史之贊頌樂毅，詠三良之譴責康公，詠荆軻之論刺秦實乃「短計」，又對荆軻本人表示同情；均頗具識見，不落窠臼。此外，又有部份篇什記述種植，如種朮、種仙靈毗、種白蘘荷、植靈壽木、新植海石榴、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等等，雖爲陶冶性靈而作，然「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紅蕉）；「竄伏常戰慄，懷故愈悲辛」（種白蘘荷）；「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種朮），也時時流露郁憤之情。

元和十年（八一五）正月，柳宗元一度和劉禹錫、韓泰、韓曄、陳諫等同被召回長安；三月，復放柳州刺史，地更僻遠。可見朝廷中同情宗元者雖亦有之，但保守勢力之仇視初無變更。柳州地處亞熱帶，當時叢林覆蓋，瘴癘彌漫，「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名左遷者罕至，又況逾臨源嶺，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送李渭赴京師序）。宗元官雖進而地逾遠，實際處境並無多大改變，故詩歌創作必然爲永州之繼續。然而若細加比照，則柳州的詩作又有不同的特點。

宗元永州詩以五言爲主，尤擅五古，而柳州詩則以七言爲夥，且多爲近體。全集七律凡十首，其中八首作於再貶之後。元方回瀛奎律髓入選柳律詩五首，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嶺南江行、柳州峒氓、得盧衡州書因以爲寄和柳州寄丈人周韶州，均爲柳州時作。方回評此五首律詩云：「柳柳州詩精絕工

致，古體尤高，……此五律詩比老杜則尤工矣。杜詩哀而壯烈，柳詩哀而酸楚，亦同而異也。」（九）其稱「比老杜尤工」，未免溢美，然謂之「精絕」，洵爲篤論。「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久遭貶遷的淒傷之音仍爲柳州詩之主調，而往往又同嶺南地區獨特的風光景物相交融，構成全新的詩歌意境，如「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射工巧伺遊人影，颯母偏驚旅客船」，均極寫嶺南風土之異，復見憂讒畏譏之情，而柳州峒氓所記：「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鷄骨占年拜水神。」反映西南少數民族生活，更宛然如風俗畫，可謂前無古人，開拓了詩歌創作的境界。

宗元柳州七絕與七律異曲同工，「林邑山聯瘴海秋，梓柯水向郡前流」（柳州寄京中親故）；「山雨過後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普通的嶺南地名，一經入詩，便成了引逗鄉愁的好材料；而「大而多險，可蔽百牛」的南國榕樹，二月落葉，滿庭如秋，更襯托出詩人「宦情羈思」之深。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云：「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處割愁腸」，後蘇軾貶海南有文云，「海行數日，道旁諸峯，真若劍鋸，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足見宗元「劍鋸」之喻，傳神毫顛。

宗元在柳州期間的七言佳作尚多。七律如別舍弟宗一、柳州西北隅種甘樹，七絕如夏晝偶作、韓潭州書報澈上人亡因寄二絕，皆傳誦人口。此外，七古古東門行以宰相武元衡被刺殺爲題材，諷刺朝廷控御藩鎮不力，姑息養奸，致使重臣暴尸，筆力「沈雄頓挫」；寄韋瓘則再現赴柳經過及抵柳初期艱難生活，其「奇崛之氣」，可與韓愈相頡頏；均可見其詩作之新境界。宗元在柳雖亦間作五言，也不乏佳構，

然就總體而言，其七言詩更能顯示藝術上的新的進展，與其永州詩前後相輝映，共爲元和詩壇之瑰寶。宗元在永、柳還先後作有雅詩數篇。其內容均反映現實，如貞符反對符端天命之「詭譎潤誕」，可見其反天命論思想；平淮夷雅，頌美平定淮西的功臣裴度、李愬，有以見身在蠻荒而志在中興之志士氣概。但其形式酷摹詩經及漢魏歌十八曲，體式陳舊，語言詰屈古奧，有較多的廟堂文學氣息，其文學價值遠遜於其五七言詩歌。

柳詩雖不免也有藝術上的敗筆，如前述長篇排律過於奇險堆砌；雅詩歌曲，新變不足；某些表現佛教思想之作，亦往往流於說教，理過其辭，凡此，均不必爲賢者諱。然就全體而言，足稱大家。其詩論技巧，則既能字斟句鍊，力去陳言；又能返之自然，通篇渾成而意境豐厚；論格調，則「簡古」而詩味濃烈，委婉深曲，韻致深長。既能隨機生發，不拘拘於墟，又個性鮮明，自有其與衆不同的主導風格——「幽冷峭潔」。

前人論柳詩，往往歸之於陶、謝、王、孟閒曠高逸一脈。誠然，其日常生活抒情詩頗有陶詩風味；而山水景物諸作之尋勝探幽，工筆刻摹，甚至鍊字遣句，標題布局，顯然得力於大謝。然而，以柳詩與陶、謝相較，陶是看破現實，高蹈隱世，柳則是遭受迫害，貶逐窮荒；前者雖有不平却並不強烈，總的說詩境淡然超脫，後者却感厄憤鬱、孤寂憂愁。這雖與謝客頗相似，但謝詩偏重於記遊，往往失之繁蕪；而柳宗元則更重抒情，筆底凝聚着長期貶謫生涯的痛苦，顯得更爲峻峭深沉。故而即使在同類詩中，柳詩與陶、謝之區別也時時可見。事實上，對前人藝術風格、技巧的汲取，唯有在與作者本人的思想、生活、氣質、個性融合之時，方能化爲血肉，而後者更是決定藝術風格之底因。

宗元青雲蹭蹬，不唯「處污以閔世」之壯志無法實現，更半生偃蹇，長處孤寂，但他「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答周君巢餽藥久壽書，因而就創作精神言，說他近陶、謝，無寧說同屈原更有相同之處。姑且不論其騷賦同屈原靈犀相通，「深得騷學」^{〔二〕}，即其詩中亦常以「楚臣」、「楚客」、「楚囚」自喻。「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正是其夫子自道。柳詩中蘊含屈騷意境，前人屢有抉示。明陸時雍云柳五言詩「深於哀怨」，堪稱「騷之餘派」^{〔三〕}。沈德潛亦云「柳詩長於哀怨，得騷之餘意」^{〔四〕}。汪森批閱柳詩，曾就柳詩與陶、謝、屈騷三者的關係作闡說：「柳先生詩，其冲澹處似陶，而蒼秀處則兼乎謝，至其憂思鬱結，纖徐凄婉之致，往往深得楚騷之遺」^{〔五〕}。所論極其中肯。柳詩每於冲澹、蒼秀之下，潛藏有酸楚哀怨之激情，讒口噉噉，羣小包圍的政治環境，使其性格趨於內向，激情在詩中往往內斂自抑，曲折吞吐，並不一泄無遺，有時更須強加排遣。所謂「幽冷峭潔」雖以刻削清深之語言為外在表現，而究其本質，實乃詩人正直孤傲、潔身自好的人格之反映。姚鼐論詩絕句云：「史潔騷幽並有神，柳州高詠絕嶙峋」，贊柳詩兼有史記之「潔」，離騷之「幽」，嶙峋不凡，正有以見宗元之人品，同屈原、司馬遷有一脈相通之處。以下就本書體例略作說明：

一、本書正文以南宋蜀刻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所錄柳詩為底本，校以重校添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宋嘉定間鄭定刊本）、河東先生集（南宋廖瑩中世綵堂刊本）、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元建陽刊本）、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四庫全書本）、柳宗元詩集（古朝鮮活字本）等。其中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凡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相同處，逕標以詁訓本；不同者則分別標明文淵閣本或文津閣本。

其餘參校所據各本及舊籍，如總集、史籍等，隨校記注明，茲不臚列。中華書局柳宗元集在校勘上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本書在校勘過程中，有所參考，謹致謝忱。

二、本書打破原集序次，按作品年代先後重加編排，釐爲四卷。卷一、卷二爲貶永州前及在永州期間諸作。卷一起貞元九年（七九三），訖元和四年（八〇九）；卷二起元和五年（八一〇），訖元和九年（八一四）。具體年月不可考而大體可確定爲永州所作者，置於編年詩後。卷三爲奉召還京至再貶柳州之作。起元和十年（八一五）正月，訖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去世。柳宗元文集編自劉禹錫，今傳本雖非其舊，然「編次尾首，門類後先」，頗有軌迹可循。其卷四十三大都在永州時所作，而卷四十二則除少數篇章，又率皆詔追還京及再貶柳州後作。故於個別時地無從考者，亦據原集編次。姑定其爲永州或柳州作，而分別附於永州或柳州卷後。卷四爲雅詩歌曲。其寫作時間雖大體可循，然因體格特殊，向來別爲一卷，今亦不再置於相應編年詩中，以便研究者使用。

三、韓、柳向來並稱，然前人注釋柳集，功夫遠遜於韓集。數種舊注本，大抵改頭換面而翻刻因襲^{（二七）}。本書在舊注基礎上重新注釋，其利用或參考舊注者用兩種方式加以說明；凡徵引箋釋性的注文均直接標明引自何種舊注；至於詞語典故之舊注已有涉及者，本書或添補書名、篇名出處，或補全文缺漏，或引文有詳略不同，或舊注僅提供綫索，今已改爲直接引用原書等等，與舊注原來面目已有所不同，故僅在注釋之後用括號作標識。如參考百家注本標以（百），參考世綵堂本標以（世），參考音辯本則標以（音）。考慮到百家注本出現較早且注釋較多，目前又較易得，故既見於百家注本又見於

它注本者，僅標以百家注本。又柳詩有些詩題較長，引用時概用簡稱。

四、本書輯錄前人評論、解說。有關各詩者，附麗各詩之後，僅有關於某一詩語者，則散入注文，附於各條注釋之後。總論柳詩者，輯爲一卷，隸於篇末。所輯評論解說，以論詩者爲主。

五、本書在注釋過程中，參考和汲取了前人今人的研究成果。由於本人學殖淺薄，錯誤之處，所在難免。敬希專家、讀者不吝賜教。

顧易生教授爲本書封面題簽，使本書增色，在此表示謝忱。

王國安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於復旦大學

〔注〕

〔一〕 金淮生粟香隨筆卷一。

〔二〕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

〔三〕 蘇軾東坡題跋評韓柳詩。

〔四〕 通行本柳集存詩兩卷，雅詩歌曲一卷，共一百三十七題，一百六十三首。加上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集載送元

嵩師，爲一百三十八題，一百六十四首。

〔五〕 胡應麟詩數外編卷四。

〔六〕孫君峯評點柳柳州集卷四十三。

〔七〕范曄文對床夜語卷四。

〔八〕徐師潛文體明齋。

〔九〕方回瀛奎律髓卷四。

〔一〇〕蘇軾東坡題跋書柳子厚詩。

〔一一〕章士釗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十二。

〔一二〕汪森韓柳詩選。

〔一三〕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一四〕陸時雍詩鏡總論。

〔一五〕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四。

〔一六〕汪森韓柳詩選。

〔一七〕參見中華書局柳宗元集校點後記。

柳宗元詩箋釋目錄

前言

卷一

省試觀慶雲圖詩……………一
 韋道安……………四
 龜背戲……………一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一三
 歧烏詞……………一五
 籠鷹詞……………一七
 行路難三首……………一九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二六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二六
 構法華寺西亭……………三五

感遇二首……………三六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四二

異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五〇

巽公院五詠……………五三

淨土堂……………五三

曲講堂……………五五

禪堂……………五六

芙蓉亭……………六〇

苦竹橋……………六一

法華寺西亭夜飲……………六二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六四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六七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六九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八五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八七

茆簷下始栽竹……………八八

覺衰……………九一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九四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一〇二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一〇三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島村……………一〇五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一〇八

種仙靈毗……………一二三

植靈壽木……………一二四

種朮……………一二六

讀書……………一二八

詠史……………一三三

詠三良……………一三四

卷二

詠荆軻……………一三八

楊白花……………一三三

再溪……………一三七

溪居……………一三八

聞籍田有感……………一四一

夏初雨後尋愚溪……………一四三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一四四

雨晴至江渡……………一四六

且攜謝山人至愚池……………一四六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一四八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一五二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一五二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

賀未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	一〇六
與崔策登西山	一七五
送元暲師詩	一七九
南澗中題	一八一
入黃溪聞猿	一八六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一八七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一九九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	二二三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二二三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二三六
贈江華長老	二四〇
首春逢耕者	二四三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二四四
零陵春望	二四五

種白蓂荷	二六六
新植海石榴	二七〇
戲題墻前芍藥	二七一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二七三
早梅	二七四
南中榮橘柚	二七五
梅雨	二七六
零陵早春	二七九
田家三首	二八〇
放鷓鴣詞	二八六
聞黃鸝	二八九
漁翁	二五一
飲酒	二五四
掩役夫張進骸	二五六
春懷故園	二六〇
夏夜苦熱登西樓	二六一